

乡情

月亮,如一枚潮湿的硬币,烙在墨色的天空。青秧,呼啦啦地生长着,在一片一波中妩媚风情。田边地头,常有身影在晃动。父亲也在其中。

插秧后,要保证农田水分充足。晴天要巡秧,万一太干,必须想办法接水到自家稻田,同时也要防备自己的水田岸被他人伐开,水被接走。雨天要巡秧,一旦水灌太多入稻田,禾苗的根部就会不牢固,容易浮起。

父亲躬身查看秧田的眼神,流露出别样的亲昵。风雨交加的夜晚,他头戴斗笠,披着棕蓑,像一只黑色的大鸟,在秧田里来来回回地穿梭。昼耕夜巡的时光里,田野里的秧苗,正争先恐后地分蘖、吐穗、扬花。

稻粒越来越饱满,像婴儿肥的小孩,

稻浪流香

□胡晓凤

鼓胀着腮帮,风一过,就乐哈哈地点头。父亲戴着斗笠,脖子上搭条汗巾,他用粗糙的大手摘下一小穗稻谷,两片手掌像磨盘一样,用力一压,轻轻一碾,再靠近嘴边,吹去稻壳,几粒微青泛白半透明的米服服帖帖地躺于其中。他撮起米粒,放入口中,细细咀嚼。父亲了解稻子的脾性,犹如知道自己手心的掌纹。

风吹稻浪,如潮拍礁石,一场如火如荼的“战斗”拉响。父亲在地头摆正稻桶,安放遮头、侧篱,我和姐姐挥舞镰刀,深入那片金黄色的海。镰刀割断稻穗——吱吱,稻子拍打稻桶——啪啪,稻子溅落壁桶——哗哗……一切犹如快马加鞭,刀光剑影。

一棒稻子打完,父亲赶紧扎好草梢缚

头,让稻草竖在稻桶后。每割完一些,就得移动稻桶。移动浸泡在水田里的稻桶尤其吃力,父亲皱紧眉头,咬紧牙关,青筋暴出,努力向前。我和姐姐则把双掌用力推向稻桶,泥浆扑哧扑哧地往脚趾缝、小腿边冒泡,额头汗珠如雨吧嗒吧嗒直掉。有时用力过猛,在水田里跌跤,满身泥泡,泥腥阵阵,倒也不急着回家更换,抓住稻草擦擦衣服,继续投入“战斗”。这样紧锣密鼓的征稻后,稻桶里已“稻涨桶高”,满桶金灿灿湿漉漉的稻谷。这时,父亲就去田埂上挑起早已备好的麻袋、畚箕,姐姐在稻桶前一手拎起侧篱搁在遮头中间,一手挑拣稻桶里打稻时掉进去的稻稃,我赶紧垫好稻草以便放麻袋。装满稻谷,抓起麻袋两边“耳朵”,打好结,父亲将竹扁担穿过麻袋结,拉开马步蹲下,然后才挑起沉甸甸的稻谷,踏着泥泞,浅一脚深一脚摇摇晃晃地走回家。父亲是文弱书生,却能挑起一百五十斤以上的稻

谷,我不禁暗暗咋舌。

一番狠割猛打之后,我乐颠颠地坐在田埂上,晃动两条腿,悠然自得地看田野里的金黄“一片片”被卷没,好像一幅巨大的油彩画幕慢慢收起画轴。一茬茬稻梗像一群群小娃,挥着小手吆喝,来,来玩。这时,心念一动,干脆抓个小篮在稻田里扫荡,像个威风的小兵,这边寻寻,那边觅觅,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惊喜,拾个一斤半两。

余晖渐逝,群鸟归巢,人群在田埂上蜿蜒挪动,渐渐消失在暮色里。父亲和姐姐各挑一担稻谷往家赶。我像只蹦跳的小兔子紧随其后,挎一篮稻穗,或是钻进父亲的箩筐里,在有节奏的绳索晃动声中沉入梦乡。

如今,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,已难觅稻浪,但父亲的身影却时不时在记忆的影剧院里一幕幕此起彼伏。我闭上眼睛,仿佛又看到稻浪从青涩慢慢绿油油,然后是排山倒海的金灿灿……

每日佳句

少想一些未知的困难,多一些具体的行动。

天伦

冬日暖时光

□李勇

冬季,面对寒冷,随时添加衣物,打开空调足以应对,想想儿时冬季里取暖的往事,那是曾经的一种美好。

那时,农村生活清苦,只有过年方有新棉袄。漫长的冬天里,除了那几件反复穿洗的旧棉衣,只有毛衣可翻新。母亲将不可再穿的毛衣上的毛线拆下来,添加在上一年那件显短的毛衣上。毛衣上一层一条纹般的不同颜色,我倒不嫌弃,反正穿在里面,不觉冷就行,它仿佛是树的年轮一般记录着我的成长。

母亲也会买点新毛线,让我帮着绕成球,以备织新毛衣。我没有那个耐心,不过母亲以过年带我逛商场为奖励,不停美言,我只好强忍着一颗只想玩耍的心,静坐双手端着,配合她缠毛线团。往往几斤毛线绕下来,我手酸脖子疼,为了能有进城的那美丽的一天,这几个小时可不算什么,想想心里很是快意,一个个线球滚落在竹篮里,欢喜落在我的心里。

母亲常常在夜里织毛衣,昏黄的灯光下,她不知劳累,一针一线地帮我编织新冬的毛衣。我总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,被喊去试衣,虽有点紧,但活动自如,再穿一件棉衣,不会觉得臃肿,绝不影响做游戏。她帮我织好新毛衣,再想到自己和父亲,也只是缝缝补补,并不添加或新织。我穿着毛衣在寒天里嬉戏时,没有被冻,不怎么生病,全是母亲的功劳。甚至有时还热得冒汗,真是御寒好毛衣。

食事

小时候在老家,每逢重大的传统节日,主人家都要蒸糕蒸粿,以示虔诚和隆重。家乡的糕,指的是大扇糕;粿,就是九层粿。在那喝麦糊吃番薯的“瓜菜代”,一屉九层粿,足足可以让我们痛快十天来。

母亲是蒸九层粿的好手。蒸粿前,她会称一些自家种的晚米和糯米,按照一定比例掺和在一起,浸泡一夜。第二天一早,把它们拎到旧大厝厅的石磨房里,磨成一桶白花花的米浆。回家后,再往米浆里加入适量的硼砂和明矾。母亲说,加硼砂能使九层粿更有韧性,更具口感;加明矾则是为了控制九层粿的酸碱性。接着,她往大锅倒入清水旺火烧沸,抱来老竹作的大笼屉,先在底部中间交叉埋放四根筷子粗的麻绳,从屉底延伸至屉沿,母亲说这是个小诀窍,目的是更好地通气。之后才铺上炊布,盖上笼盖将粿屉预热。

九层粿

□陈辉龙

一会儿,烟气渐渐冒出。母亲打开笼盖,用筴勺舀约九分之一的米浆,淋入屉内,加盖改文火蒸约九分钟,打开笼盖,此刻粿面已凝结。母亲拿起一把刷子,麻利地在粿面抹上一层熟花生油或猪油,这样可以让粿层层次分明。接着,再舀入与上一层一样多的米浆,依法炮制,直至九层米浆完毕。最后一次要用大火蒸十五分钟,让整屉熟透。母亲说,文火蒸香,大火蒸熟。未了,出锅将九层粿倒扣在备好的大箬箕上,揭去炊布,四周再抹上一遍油。忙活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大功告成。慢工出细活,九层粿呈半透明的淡琥珀状,晶莹剔透,如蜜如蜡,手一碰,颤颤悠悠,湿润细腻,质感十足,令人垂涎欲滴。但这时候,母亲还不让吃,得先晾凉,她说:“热吃龟糕冷吃粿,鸡汤鸭汤要烫手。”

待烟气散去,在母亲的默许下,我们迫不及待切了一块,大嚼起来。软滑而柔

韧,弹牙有韧性,淡淡的米香从舌尖析出,渐渐弥漫至齿间,其中还夹杂着一丁点纯碱味儿。喜欢甜口的可以蘸点白糖或蜂蜜吃,另是一番风味,可白糖和蜂蜜在当年都是稀罕物。最经典的吃法是蘸封肉汁吃,九层粿的淡雅清冽和封肉汁的浓油赤酱相得益彰,用母亲的话来形容:“差点连舌头都快吞下去。”想当年,只要有这种机会,我们总会整顿吃到饱。

我有时在想,这九层粿是谁发明的?这样费时费力的做法又是怎样被发现的?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。但我相信,只有人们生活在心态平和,对生活充满期待的安静时光里,才会慢慢斟酌,才享有这样不厌其烦做美食的心情。这样的食物加工也糅合了信仰、爱与责任,对人们而言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并且一代一代传承下来。

很多与九层粿同时期的一些老口味,诸如烧肉粽、满煎糕、润饼菜等等,成为古城的名小吃,而九层粿保持着它的本色,默默无闻,与世无争,至今还大多由市郊老阿婆、老阿伯推车提篮售卖。尽管如此,九层粿特有的外形和口感,以及几代泉州人对它的美好记忆,不乏购买者,正所谓“酒香不怕巷子深,粿好何愁街头远”。我觉得,传统古早味的九层粿的品格有点类似于我们泉州人的朴素,但有力量,稳重又具灵气。

作为一名资深的“知食分子”,每每在街巷偶遇那一声“来买洪赖的九层粿喽”,我总会情不自禁屏声而去,不问价格,一买一大块,回头再割斤把后腿肉,来上一顿久违的九层粿蘸封肉汁。

那一头

□刘刚

只能在风中哆嗦着,有时还会抖落几块瓦片。老屋太老了,不能继续住人,父母便在另一块空地上建了新的房子,到如今也有些年头了。

新楼虽比老屋多,可村里的人数却在减少。在城里买房迁户口的人就像脱壳的蝉,飞走了就再没回来,留在村里的“壳”成了孤独的风景,在冬日里吟唱着无言的歌,与高处的柏树一样,寂寞地守望着广袤的土地。这个季节,土地上有一块块绿意盎然的田地,也有一块块黄草枯败的荒地,这一青一黄成了故乡冬季的主色调。

依稀记得儿时缺衣少食的冬日,一帮

孙辈跟随祖母满坡寻挖鱼腥草的事儿。祖母领头,我们就嘻嘻哈哈地跟在身后,一路上山坡爬,身子就暖和了。若挖上一篮子鱼腥草,洗净腌盐,还能做几餐下饭菜。可冬天的鱼腥草很难找,衰败得连一片叶子都看不见,只有扒开枯草寻觅刚出土的丁点儿嫩芽,顺着嫩芽往下挖,就能挖出鱼腥草的根,白白嫩嫩很是喜人,祖母负责挖,我们负责捡,运气好的话,很快就能挖满一篮子。

眼下,人们生活好了,不再大冷天爬坡寻挖鱼腥草,可冬天依然如期而至。留守在村里的老人趁着冬闲时光串门访友,相互问候,聊得最多的话题,就是外出的游子几时回家过年。

回首

推开窗户,带刃的风迎面扑来,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水润的城市沉浸在氤氲的雾气中,隐约看见几栋高楼和那座标志性铁塔,一切都显得寂静和清冷。冬天来了,喧嚣与阳光一样,变得缩手缩脚,我不由想起了冬的那一头。

那一头是千里之外的故乡,故乡的冬天像唐诗一样丰满,又似宋词一样凄清。空无一人的田野开启了冬眠模式后,变得格外安静。老屋掩映在翠绿竹林之中,怕冷似的待在那一动不动。老屋旁边是一方几千干涸的水塘,里面生长着一丛一丛的芦苇,瘦高瘦高的,仿佛一群营养不良的少年在嬉戏打闹,你碰我一下,我碰你一

下,风就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,忽而乘其不备再推它们一把。

与芦苇一样瘦弱的还有老屋。村里的老屋屈指可数,近年来许多老屋摇身一变,就成了体形魁梧的楼房,高高地矗立在新修的公路两旁。老屋蜷缩在原地,任凭北来的风钻进瓦片,翻越木窗,旁若无人地闯进来,屋里清冷无比。那时,祖母一大早就架起炉子,在炉内点燃几节枯树根,老屋很快变得温暖起来,孩子们也不觉得冻手冻脚了。祖母过世后,没有人喜欢燃起烟雾缭绕的炉火。冬天来了,老屋

懒窟车鼓阵

□曾明章

物换星移或与时俱进,一道安然如若行走在人间烟火里的老旧风景线——懒窟车鼓阵依然吸引人。

懒窟车鼓,车鼓架以木作为主,主支干雕花刻叶,附刻上各自族群字号,有长方形有多角形,形态各异均四脚落地,中间挖空圆心以安置皮鼓,下半部分做成屨盒式,便于放置锣具和木槌配件,顶上两端凿洞穿棒,以供人抬杠,最后用艳丽的漆料进行彩绘,四面画有鸟兽山水图屏。此为古式构造,做工精细,看似花篮又似小亭台,小巧轻便又显吉祥华贵。

车鼓阵通常以13人组成,鼓手是横着走打鼓,2人彩旗开路,2人扛抬车鼓架,8人各司铜锣,铜锣分为四种,各为2件,锣具各异打法也各自不同,可另加吹箫2人。鼓与锣、人与人的配合,其敲打技艺的熟练或生疏,对器乐效果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。

懒窟车鼓阵起源于何缘何时,尚待稽考,但自古以来,已是众所周知。当下岛内各房姓氏均有建置车鼓架,彼此互相借用,由于长期以来潜移默化,平时组集车鼓队一众人马也不算难事,乡民友人们都会互相招拢义务帮助。车鼓阵红白事都可以使用,但鼓锣曲调打法有所不同。所见多是用于送丧,岛内往生者出殡,“挡境车鼓”是必须的头阵,同时是作

为女婿,甥侄晚辈为其送终的必用之选,这已成了俗约惯例。一排队以男性为主的车鼓阵客行进行至迤逦殡礼队伍之中,显得庄重肃穆。

据回乡台胞介绍,在台湾岛上,只要是听到这种车鼓声音,便可确定其为懒窟人,因为早年漂洋过海到台湾的懒窟人甚多,车鼓阵竟然不动声色地随迁入台并且存活下来。早时在厦门的懒窟人也没有懒窟车鼓,专用于懒窟人的红白要事。懒窟车鼓一敲响,懒窟人便会自然而然地闻声聚集,一听到这揪心的鼓锣声,游子们顿时百感交集,无法抑制的是深藏于内心对家乡的思念之情。在有懒窟人群居的外埠,懒窟车鼓无形中成为乡谊世俗的召唤信使,成为乡愁情愫的牵引纽带。

车鼓队是懒窟的一大特色乐队,在闽南地区稀罕少见。20世纪70年代初填海造堤连大陆以来,车鼓阵也陆续走出岛门,参与到相关亲友逝者的送终发丧,使得懒窟车鼓阵日益常见。甚有外村耆老羡慕之叹,若是命终之后能有懒窟车鼓相送,此生足矣。

这长盛不衰的民俗文化和这深入人心且魅力四射的车鼓阵,与内外懒窟人相依相伴的美好故事,必定让人津津乐道千百年。

乡村名片

浮山村

地处台商投资区东南沿海突出部泉州港侧,是泉州市最大的海岛。这里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,是一个集齐了“山、海、岛、渔”等元素的千年古村落。得益于海洋生态的建设,浮山村现代渔业快速发展,成为蜚声闽南的著名渔村,是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、“无走私示范村”。

烧烤

昨天晚上我去路边吃烧烤,旁边坐俩小孩,十四五岁。其中一个说:“喝白的还是红的?”另一个说:“今天整点红的尝尝吧!”我正纳闷着,就听第一个说话的小孩对着服务员大喊一声:“来两瓶冰红茶!”

吵架

看见俩小朋友在吵架,吵着吵着一个吵不过了,A说:“文斗还是武斗?”B说:“文武双全敢不?”于是就看见他们一边掰手腕一边背唐诗。

仓鼠

我昨天生病了,老妈不听劝,还是跑来看我,让我很感动。我外出一会儿的工夫,她就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说:“这里老鼠傻乎乎的,见人还不跑,我一拖鞋就拍死了。”我回去一看,养了差不多一年的仓鼠四脚朝天翻着……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保护乡村文化
留住美丽乡村

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
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泉州晚报社

懒窟车鼓阵

曾明章

物换星移或与时俱进,一道安然如若行走在人间烟火里的老旧风景线——懒窟车鼓阵依然吸引人。

懒窟车鼓,车鼓架以木作为主,主支干雕花刻叶,附刻上各自族群字号,有长方形有多角形,形态各异均四脚落地,中间挖空圆心以安置皮鼓,下半部分做成屨盒式,便于放置锣具和木槌配件,顶上两端凿洞穿棒,以供人抬杠,最后用艳丽的漆料进行彩绘,四面画有鸟兽山水图屏。此为古式构造,做工精细,看似花篮又似小亭台,小巧轻便又显吉祥华贵。

车鼓阵通常以13人组成,鼓手是横着走打鼓,2人彩旗开路,2人扛抬车鼓架,8人各司铜锣,铜锣分为四种,各为2件,锣具各异打法也各自不同,可另加吹箫2人。鼓与锣、人与人的配合,其敲打技艺的熟练或生疏,对器乐效果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。

懒窟车鼓阵起源于何缘何时,尚待稽考,但自古以来,已是众所周知。当下岛内各房姓氏均有建置车鼓架,彼此互相借用,由于长期以来潜移默化,平时组集车鼓队一众人马也不算难事,乡民友人们都会互相招拢义务帮助。车鼓阵红白事都可以使用,但鼓锣曲调打法有所不同。所见多是用于送丧,岛内往生者出殡,“挡境车鼓”是必须的头阵,同时是作

乡村名片

浮山村

地处台商投资区东南沿海突出部泉州港侧,是泉州市最大的海岛。这里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,是一个集齐了“山、海、岛、渔”等元素的千年古村落。得益于海洋生态的建设,浮山村现代渔业快速发展,成为蜚声闽南的著名渔村,是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、“无走私示范村”。

乡村名片

浮山村

地处台商投资区东南沿海突出部泉州港侧,是泉州市最大的海岛。这里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,是一个集齐了“山、海、岛、渔”等元素的千年古村落。得益于海洋生态的建设,浮山村现代渔业快速发展,成为蜚声闽南的著名渔村,是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、“无走私示范村”。

乡村名片

浮山村

地处台商投资区东南沿海突出部泉州港侧,是泉州市最大的海岛。这里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,是一个集齐了“山、海、岛、渔”等元素的千年古村落。得益于海洋生态的建设,浮山村现代渔业快速发展,成为蜚声闽南的著名渔村,是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、“无走私示范村”。